

周廣業筆記四種

〔下冊〕

〔清〕周廣業 著 祝鴻熹 王國珍 點校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周廣業筆記四種

〔下冊〕

〔清〕周廣業 著

祝鴻熹
王國珍 點校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過
夏
雜
錄

自序

唐世解人不捷，退而肄業，謂之過夏。蓋暫爲息肩之計。至明初，則有寄監讀書，以俟後舉者矣。夫微名得失，時之利鈍爲之，亦藝之精粗爲之，必倖勝於一朝，或決去於窮日，其事誠過，顧如余之浪隨海送，場席龍鍾，不急韜筆入山，而尚浮沉入海，將何爲乎？甲辰閏三月，會闈將撤，友人沈嵩門以余癖書，引司讐校，將藉此免就暑塗。既而王秋部疏雨遣子從遊。一經援止，無由自脫，兩度蟀鷗，非本懷也。抑梁劉緩有言曰：『不須衣食，不用身後之譽，惟重目前知見。』以余僻處海隅，老鑽故紙，一旦竊天祿之餘光，窺石渠之秘籍，雖嘗止一嚮，逾於鼎食矣。而且瞻仰雍宮，摩挲石鼓。城闕街衢之壯麗，人材物貨之美富，舉昔人研京練都所不能詳者，今悉得之目擊，其足重又孰過于此？然則資斧有心，固宜爲含度所笑，而虛所知見，愧益甚焉，爰於胝沫餘暇，隨筆記錄。久之，次爲六卷，名曰過夏雜錄，仍初心也。要期無負目前而已。如云覆瓿，則固其所。

丙午二月二十一日春分節耕厓周廣業自識。

序

洛塘宗侄耕厓孝廉嗜讀書，著述等身，與余最相得。君卒後五年，余按行狀序其蓬廬文鈔，兼傳體也。君著述已刻者四種，孟子四考爲尤著。未刻者尚有十餘種。茲過夏雜錄六卷，乃癸卯計偕下第後所錄。考訂精詳，不減洪容齋一流。間及時事，則漁洋山人居易錄例也。雖特〔一〕一斑，亦復可傳。令子虞階茂才索序，因書數語于簡端，餘具文鈔序者，不贅及云。

嘉慶辛未長至日叔氏春拜書，時年八十有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特，抄本作『持』，誤。抄本常將『特』訛作『持』。

過夏雜錄目錄

自序

.....

周廣業(二)

序

.....

周春(三)

過夏雜錄卷一

.....

(二)

過夏雜錄卷二

.....

(四〇)

過夏雜錄卷三

.....

(八二)

過夏雜錄卷四

.....

(一二三)

過夏雜錄卷五

.....

(一六三)

過夏雜錄卷六

.....

(一九二)

過夏雜錄卷一

海寧周廣業〔一〕

〔一·一〕周易集解

唐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多避國諱。如以亨爲通，避肅宗諱；以豫爲逸，避代宗諱。小畜彖傳下載虞翻曰：『需上變爲巽，與逸旁通，就四之坤初爲復。』又曰：『逸坤爲自我，兌爲西，乾爲郊。』大象傳下載虞翻曰：『逸坤爲文，乾爲德。』『初九，復自道』下虞翻曰：『謂從逸四之初成復卦。』此數條皆謂〔二〕小畜旁通於豫也。全謝山卦變圖說不知爲諱，而改『逸』爲『遁』，因言：『旁通一例，以六爻對易言，乃虞氏有云「小畜與遯旁通」，是但以巽、艮相易而三陽不動，別是一法。則知游移變化，漢人已闢其端。而今但以咎宋儒，亦不考矣。』案：仲翔易注九卷自謂蒙先師之教，依經立注，又獨推荀爽知易，馬融、鄭玄、宋忠皆不及，固非漫無師承者。今其書略見于集解，其旁通並無兩卦相易之法。惠定宇易例引之皆作豫〔三〕，豈謝山所見本訛『逸』爲『遁』歟？但不應據以詆漢儒也。

〔一·二〕張洽春秋集注

元世經義取士，四書用朱氏章句集注，詩主朱氏，書主蔡氏，易主程、朱，兼用古注疏，春秋

用三傳及胡傳，禮用古注疏。明洪武三年詔開科舉，其制略同。惟詩、書俱兼古注疏。春秋胡傳外，用張洽傳爲異。陳繹曾文說論科舉之文云：『禮雖主古疏，制度當訂以朱子經傳通解。又勉齋楊復並有經傳集解，三書皆具，然後可考也。』又論讀春秋云：『朱子本說皆在張洽注，今科舉偶不及此，蓋事實在左傳，論辯在公、穀，斷以胡氏，而取朱子語錄及張洽之說折衷之可也。』觀此知當時定制，雖諸經各有所主，仍聽作者旁參博採。張洽所著名春秋集注，汪克寬胡氏纂疏多錄其說，以元儒甚尊信之故，明初遂用以取士也。乃其後止用胡傳，不特四張書高閣，並三傳亦不復用。易專取朱義，禮記改用雲莊集說，而科舉之文日益淺陋矣。洽字元德，號主一，清江人。

〔一·三〕奇智

易臨：『六五，知臨，大君之宜，吉。』李杞詳解云：『鳳有利嘴，衆鳥不賓。麟有利角，衆獸不馴。君有奇智，天下親。』此六句如古箴銘，惜未詳所出。

〔一·四〕孳尾

虞書：『鳥獸孳尾交接曰尾。』說文『尾』亦訓『交接』。案：毛羽之族，除鶴雌（雉）雄〔五〕相視而生，兔望月而生，其餘交接無不在尾者。古人格物之精如此。史記改爲『字微』，『字』義同『孳』，『微』字無義。注家亦不能釋。日本有古文尚書『孳』作『𦍋』，彼自以爲無考，蓋譌體也。

「一·五」良書

抱朴子有古强者云：『孔子嘗勸我讀易，云此良書也。某竊好之。』論語識：『孔子讀易，韋編三絕，鐵搥三折，漆書三滅。』

「二·六」七經、孟子異同

日本山井鼎作七經孟子考文，物觀爲補其遺，石之清平義，質木晟^六校之。鼎自言得古本七經及孟子，係唐以來博士所傳寫，又足利學所藏有宋板五經正義，其經文注疏多與今異。因取汲古閣本注疏，參以正德、嘉靖、萬曆注疏及永懷堂注本，詳考同異，其所述凡例，余既具載之四部寓目錄矣。宋板易、書、禮記最佳，毛詩、左傳差劣。知亦爲宋者，以是書爲明洪、永間彼國^七永年間人上杉安房、守藤原實所捐故也。左傳大抵與永懷堂^八同，詩篇題下有『附釋音』三字，與正德本同。禮記大抵與陳澧集說本同，惟古本經文有絕異者。原書計二百卷，今除注疏及改正汲古訛字與夫增損語助俱不錄外，略記以資博聞。易乾『惑躍在淵。』文言『故或之』同。反復之道也，可與言幾也。坤『履霜，至堅冰。』文言『天地之雜色也，草木蕃茂。』蒙『童蒙來求我』，以亨行得時中也。需『自我致戎。』小畜『尚德積載。』泰『以其彙往。』隨『動而說，大亨利貞。』噬嗑『履校滅趾，荷校滅耳。』无妄『天下雷往，不耕而獲象。』井『井渫不食，其行惻也。』巽『嚙巽吝。』渙『用拯馬壯，吉，悔亡。』下繫『貞於一者也。』恒『先難而不厭其用，柔得中也。』說卦『巽東南方也，爲堅爲多，節。』序卦『故受之以習坎，乖，必有所難，物不可以終動，動

必止之，節而後信之。『尚書首卷有古文考，即所謂古本，亦足利學所藏者，古文字體太奇，山鼎疑是唐初隸書。』謂玄宗嘗命衛包改從今文，而此其未改之原文也。然如虞書作『彣』，『協和』作『叶咏』之類，彼亦自言無考，或云偶誤，或云字書無所見，僻處不文之徒，展轉書寫，而大失其真者，則亦難盡取信也。其異同者，虞書『敬授民時，汝義暨和。』後凡『汝』字並同。舜典『班五瑞於群后，誰若予工，聲依咏。』大禹謨『弗虐』上告。『上』，『亡』誤，與『無』通用。『九功惟序，九序惟歌。帝初耕于歷山。』皋陶謨『五禮五庸哉！五服五彰哉！』益稷『明試以功。』今『試』作『庶』。『日往欽哉。』無『帝拜』二字。禹貢『東迤北會于滙。』胤征『惟中康肇位四海。』湯誥『罹其凶虐，乃亢有終』。九。『凡厥』多作『元』，古文『其』字。伊訓『茲惟難哉！』太甲上『萬世有享。』古『嗣』字。咸有一德『厥德匪常。』盤庚上『至於今五邦曰由乃在位，小民之攸箴，悉至于朝廷，依福依災。』盤庚中『作丕刑于朕子孫。』說命上『弗言臣下，亡攸稟令。』說命下『朕小子舊學于甘盤，一夫弗獲，則曰：時予』。二。之罪！』泰誓上『致天之罰。』泰誓下『斬朝涉之脛，割賢人之心。』案：斬、割，必傳寫之誤。武城『師逾孟津。』洪範『明曰哲，無偏無頗。』唐開元中以音義不協，敕改『陂』。則此似唐以前書。五者是來備。金縢『禾則盡偃。』大誥『惟累我幼冲人，以于撫寧武』。二。寧功，王曰：『嗚呼！肆告我庶邦豕君。』康誥『今治民將在祗通乃文考。』酒誥『惟曰：化我民人，無於水鑑。』下『民鑑』、『大鑑』，梓材『啓鑑』同。召誥：『敦拜手稽首。』敦，古文『敢』字。『禽面稽天若。』禽，古『禹』字。『比邇于我有周御事。』邇，即『邇』字。二。洛誥『孺子其朋，慎其往已乎，汝惟

冲子惟終。』多士『誕淫厥洪，罔顧爾，今又曰。』無逸『厥子亦不知稼穡之艱難。』自殷王及中宗，及高宗，下及祖甲。』君奭『亦惟純佐秉德，明我峻民。公曰：嗚呼！篤棐時二人。』周官『弗畏人可畏。』君陳『惟孝友于兄弟。』顧命『師修大辨。』今作『率循大卞。』一人冕執鉞銳。』君牙『小民惟日怨咨，率乃祖考之道行。』罔命『今予命汝作大僕，正無暱于儉人。』呂刑『越茲麗戮。』文侯之命『父誼和。』費誓『敕乃甲冑。』秦誓『若弗員來，鮎鮎猗。』毛詩『風卷耳』。陟彼高崗，酌彼兗觥。』字書『光』同『兇』。七月『稱彼兇觥』又作光，此定偶異者，姑錄之。後如『薄言旋歸』、『鵲鳴在原』之類皆不錄，可以類推也。殷其雷『莫敢或遑處』、『莫敢或遑息』。柏舟『寤擘有標。』君子偕老『胡然如天也？胡然如帝也？』君子于役『曷其至哉。』兔爰『尚寐無聽。』羔裘『彼己之子。』山有扶蘇，椒聊同。廣按：揚之水：『彼其之子。』鄭箋云：『其，或作記，或作己，讀聲相似。』崧高：『往近王舅。』箋云：『近，辭也。』聲如『彼記之子』之『記』。古本『記』作『己』，今本作『記』，羔裘等篇作『其』。溱洧『維士與女』、『殷其盈矣』。葛屨『婉然左僻』。椒聊『遠』條『條』。且『綱繆』見此遯觀。采芄『人之僞言』。終南『有櫟有梅』。衡門『可以樂饑』。素冠『勞心團團』。侯人『荷戈與投』。無羊『荷簑荷笠』同。七月『九月俶苴』。破斧『四國是訛』。九罭『無使我心西悲兮』。小雅皇華『我馬維駒』。車攻『徒御不警』。斯干『濊濊其溟』、『乃寤乃興』、『載弄之璋』。節南山『璚璚姻亞』。十月之交『噂噍背憎』。小弁『鞠爲茂草』。無將大車『維塵壅兮』。小明『日月方燠』。桑扈『兇鱗其觶』。頌弁『實維何期』。采芣『不盈一掬』、『六日不瞻』。白華『歎歌傷懷』、『念子懔懔』。大雅

大明『諒彼武王』。皇矣『侵邠徂共』。假樂：『匪懈于位』。公劉『既景既岡』、『取礪取礪』。板
辭之繹矣、『民方殿屎』、『喪亂蔑貨』。桑柔『國步蔑貨』同。『天之誘民』。桑柔『具禍以蓋』、
職諒善背。雲漢『矜矜』。業業，赫赫惓惓。烝民『天臨有周』、『仲山甫征齊』。瞻印『婦無
 與公事』。頌我將『維天其佑之』。時邁『實佑序有周』。執競『降祿簡簡』。雖『既佑烈考，亦佑文
 母』。閔予小子『晝晝在疚』。般『溥天之下』。有駉『歲其有矣，以詒孫子』。那『喟喟管聲，既和
 既平』。殷武『歲時來辟』。春秋左傳：『僖二十五『公用享于今天子之卦也』。宋板正、嘉本同。
僖三十三『猶秦之有具圖也』。襄九『使皇郎命校正出馬』。足利刊本山井鼎曰：崇禎本上下諸文『校』皆
 作『較』，字同，今不悉記，當以意求。廣案：此避思陵御名，非誤也，鼎末之知耳。此書所載異同，皆汲古
 字誤，不足記，汲古別刻左傳杜注，讐對甚精，與此古本正同也。禮記：『曲禮』是以聖人作，爲
 禮以教人，而況於富貴乎？見父之執友，凡爲長者攢之禮，客踐席，主人乃坐，言必則古昔，酒
 漿處右。』宋板足利同。『受于樽所，左蒼龍』。檀弓『服勤致死，吾寡於兄弟，而弗忍除也。非疾病
 也，喪事欲其提提耳，子盍慎諸？』懸子璣曰：君子以爲沽也，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。司徒敬
子使旅歸，四布與君妻之喪，是日禪，石祁子得兆，三家視植楹，使子貢問之。』孔子過泰山節『而
 暴人之錮疾子』。王制『大學在東郊，不變王屏之遠方，凡三王養老皆別年。』月令『宿離不貸，稱
 兵必有天殃，上丁命樂正人學習舞，釋菜。螻蝻鳴，鶉始鳴，習鐘、磬、柷、圉，木槿榮，命大理瞻
 傷，菊有黃華。是月也，察阿黨，地氣且泄，无有不禁。』曾子問『相識者有喪服，周公曰：「豈

不可乎？』文王世子『其在軍旅。』禮運『夏則居櫓巢』，足利本同。家語問禮篇亦作櫓，字句解音魯。
『法無常而禮無別』，足利本『舍禮何以知哉！』以四時爲柄，故人情可睹也，故事有守也。』禮器
『大夫再重，士不重，有美而誠若，奏肆夏而送之。』玉藻『爲己僕卑』，足利同。廣案：石經作係，避
唐太宗諱。『人太廟說笏，非古也』，『主人置其爵，今作』自置其醬。』自容瞿瞿。』喪服小記『婦人
當喪而出則徐之。』少儀『受立，授立不坐。皆臚而不切。』學記『罕譬而善喻。』樂記『是故大人奉
禮樂五成而分陝』。雜記『視君之母與妻，既祥而從政，於是乎書。』無上『士喪禮』三字。喪大記
『即位緝則使人執之』。祭法『夫何恍恍惚惚之有乎？』孝子如執圭。』祭義『未有匱年者循乎軍
旅，夫人受尸執足』。經解『雖有治民之意，而無其器，歲時以敬發祭祀』。仲尼燕居『閨門之內，
三族失其和，官失其體，前吾不語女乎？』昭然各發矇矣。』坊記『所以厚敬也，東鄰殺牛以祭，
大斂於阼階，示民不敢自專也』。中庸『其惟文王乎？』表記『仁者有三：天子有道以筮』。緇
衣『小民惟曰怨』。奔喪『觸地無容』。深衣『可以爲擯相』。投壺『請慶多竿』。大學『如見肺肝
然。爲人臣者，爲人父者，人之其所親，愛而譬焉。』下五句同。若有一介臣。』聘義『貴其能行禮
也』。論語皇侃^{（二九）}義疏、古文孝經中原並有，刊本故不復記。論語文異尤多，已另錄。山鼎
自言：『文獻通考稱石經『舉一隅』下有『而示之』三字，『三人行』上又有『我』字，今皇疏相
同，可證爲古本。』廣案：黃伯思東觀餘論云：『臨漢石經與今本不同者殊多，其論語有曰『意
與之』與『孝于惟孝』、『朝聞道，夕死可也』、『是魯孔丘與』、『曰：「是知津矣」』、『擾不輟』、

『子路行，以告，子愾然』、『置其杖而耘』、『其斯以乎』、『譬諸宮牆』、『賈諸』、『賈之哉』。洪适隸釋載石經論語同異尤詳。今皇疏『孝于惟孝』、『譬諸宮牆』正與漢石經合。又古文孝經每章計其字數與東觀餘論、隸釋所稱論語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亦相似，謂爲古本，洵不誣也。孟子異同已載孟子四考，茲亦不複述云。

〔一·七〕穀、小穀是兩地

春秋莊七年：『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。』杜注云：『齊地。』三十二年：『城小穀。』杜注云：『齊邑，濟北穀城縣，中有管仲井。』春秋地名曰：『穀、小穀二名屬齊地，在濟北。』續漢書郡國志：『東郡穀城。』本注云：『春秋時小穀，有寓下聚。』劉昭補注亦引杜注證之。案左氏：『城小穀。』傳云：『爲管仲也。』杜注：『公感管仲之德，故爲管仲城，私邑。』此蓋據昭十一年楚申無宇之言曰『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，至於今賴之』。故左氏繫其文於此。而杜阿其意耳。同時范寧注穀梁固云：『小穀，魯邑。』宋泰山孫明復作春秋傳云：『曲阜西北有小穀城。』則小穀非即齊之穀，甚明。春秋之例，內城書地，如隱七年『中邱』、『九年』『郎』，桓五年『祝邱』、『十六年』『向』，莊二十九年『諸及防』，襄七年『費』之類。今小穀之城與中邱等正同。穀梁所謂『凡城之志皆譏』是也。杜氏亦知其不合，而曲爲說云：『大都以名通者，則不繫國。然春秋書穀不一，自莊七年以後，二十三年『遇穀』，文十一年『盟穀』，宣十四年、成五年皆『會穀』，成十九年『至穀』皆不連『小』字，即申無宇，亦祇言城穀，安得謂小穀爲大都，以名

通者乎？又僖二十六年：『春，齊人侵我西鄙，公追齊師至鄆，弗及。冬，公以楚師伐齊，取穀。』左傳曰：『真桓公子雍於穀，易牙奉之以爲魯援，楚申公叔侯戍之。明年，楚子使申叔去穀。』晉文公出穀戍，即此。蓋穀在魯之西，與魯壤地相接。鄆，即莊三年『紀季以之入齊』者。又有周首，即文十一年傳所稱『齊公子成父獲長狄榮如，埋其首於北門』者，皆與穀密邇，而魯亦自有穀，嫌與齊同，故加『小』以別之。齊之穀，魯嘗取之，而卒不能有。文十七年：『夏四月，齊侯伐我西鄙。六月，公及齊侯盟于穀。秋，公至自穀。』其爲齊地自若也。小穀，魯自城之，於管仲無與也。穀地當秦楚之際，謂之穀城。史記項羽本紀『以魯公禮葬於穀城』是也。漢地理志東郡無此縣，唯臨邑注云：『莽曰穀城亭。』東漢及晉皆曰穀城，宋爲東平州東阿縣。見張洽春秋集注。不得與小穀混而爲一。

〔一·八〕一體

儀禮士喪禮傳曰：『父子一體也，夫妻一體也，昆弟一體也。故父子首足也，夫妻（胖）〔胖〕合也，昆弟四體也。』數語親切有味。又『曾祖父母』傳曰：『何以齊衰三月也？小功者，兄弟之服也，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。』據前文，昆弟齊衰期，此何以言小功？今爲曾祖父母齊衰五月，俟考。

〔一·九〕甥舅

爾雅：『姑之子爲甥，舅之子、妻之昆弟、姊妹之夫皆爲甥。男_子子謂姊妹之子爲出。』

今稱甥者專屬姊妹之子，而妻之舅弟稱舅，姑舅之子、姊妹之夫無稱甥者矣。然爾雅又言：『謂我舅者，吾謂之甥。』則妻之兄弟稱舅，實因姊妹之夫稱甥而起。

「一·一〇」晉文公娶齊女

崔星洲應榴著攤飯鳩譚六卷，中言左傳晉重耳妻姜氏有殺妾滅口、謀醉遣行之功，而得國後，齊既不能如季隗之送晉，又不能爲嬴氏之迎，以爲憾事，並疑姜先已物故。余舊作咏史詩，亦曾議及此。然姜氏實非嬴氏之比並，不可與季隗例論。古人叙事詳略皆有深意。季隗者，本文公正妻，其子以嫡長稱伯儵，後叔隗爲內子，而季隗以文嬴故，竟不得爲夫人。伯儵、叔劉以狄人之請不得爲嗣君，其後並不爲趙成。季隗議立所及。蓋二子初不虞文嬴無出，又以晉詛無畜，故甘仕狄而不悔。此其大者，史不得而略，且左氏之文照應緊密，如記季隗請待之言，即爲狄歸季隗張本。記秦伯納女五人，懷嬴與焉，即爲後逆夫人嬴氏及辰嬴二嬖張本。亦有事無明文，而讀其全書可以意會者，如秦伯納女不可謂即簡璧五人，不必言中有夫人，晉侯逆夫人，不必言並逆懷嬴。齊姜氏之歸晉亦猶是耳。林堯叟於『齊桓公妻之』下注曰：『以宗女妻之。』明非宗女，則齊桓雖前死，其女當不在秦下。文公雖欲得寵忘舊，不可得，亦善于設想者，然以趙、孟、班在九人思之，夫人文嬴一，襄公母偁姑二，季隗三，杜祁四，辰嬴九；其五、六、七（八），秦女，復去其三；又其一安知非姜氏乎？姜氏大節度無踰于勸公子行者，則其他自可不詳。後之史家唯馬、班得其遺法，次則承祚。若晉書、南北史煩瑣冗雜，有近小說，

正坐不知省文耳。

〔一·一〕書社

四書釋地說書社詳矣。大戴記千乘篇有曰：『千乘之國，受命于天子，通其四（疆）〔疆〕，教其書社。循其灌廟，建其栗主。設其四佐，列其五官。處其朝市，爲仁如何？』則知當時諸侯無不有書社者矣。

〔一·一二〕大戴禮文法

大戴禮四代篇：『子曰：「群然，戚然，頤然，睪然，蹀然，柱然，抽〔三〕然，首然，僉然，湛然，淵淵然，淑淑然，齊齊然，節節然，穆穆然，皇皇然。」』連用十六『然』字，又下六『然』字，上多疊字，古今絕奇文法。荀子非十二子篇亦連用『然』字，但較少耳。

〔一·一三〕論語

古書策皆長二尺四寸，獨論語一尺。周尺短，實止八寸。蓋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，省懷持之便也。見論衡。

〔一·一四〕青桐

月令：『桐始華。』此青桐，非梧桐也。青桐三月開花，淡紅色而無子。爾雅所謂榮桐木也。梧桐四月開淡黃小花而多子，爾雅觀梧是也。陶隱居曰：『桐有四種：青桐，葉皮青，似梧而無子。梧桐，色白，葉似青桐而有子。白桐，與岡桐無異，唯有華子爾。岡桐，無子，材